

年的记忆

闫小燕

走过半生，没有离开过商洛，沉浮悲欣都在它的大气圈。回头看每一次过年，就是雪泥鸿爪，曲折蜿蜒，带着泪，带着梦，延伸向远方。冬天的山村就是一幅素描勾勒的画卷，清浅恬淡又萦绕心怀，光秃秃的树丫疏却不寂，细长的枝条伸向天空，密密麻麻的样子在绵延不绝的山脊上下一簇簇、一络络、一圈圈，深深浅浅忽卷忽舒。雪花飘洒，对联灯笼喜喜红红的，戏台上小孩也会有模有样唱几个戏曲片段，“你挑水来，我织布，我俩好比那鸳鸯鸟……”“妹妹你再莫要过意不去哟，苦命人互帮衬，患难相依呀……”“你把我大锅卖了干啥——我嫌它烧起饭来，只起个馍……”“你把我大母鸡卖了干啥，我嫌它不下蛋，吱哩吱哇……”。

台下的大伯，戴着一顶皮帽子，看着破旧又皮实，两条带子在下巴底下系得紧紧的，灰黑色短褂子，薄裤子，手上握着红艳艳的冰糖葫芦稻草杆子，他也不叫卖，在人群中来回穿梭，脚下的布鞋和着雨雪泥水，走路一滑一滑的。奶奶说，越是鲜红的东西越不敢吃，从奶奶的笑容里我觉得这是一句骗人的话，恰好奶奶遇见了她的一个娘家亲戚，在卖拐枣子，那土灰土灰的颜色，拐来拐去的凸点，就像看到老鼠后，我的身体缩紧成一团，眼前浮现出麻风病人身上的疹子。奶奶丝毫没有觉察出我的恐惧，一把拐枣子折断几截子直接塞进我嘴里，我的嘴还是贪吃的，尝到一点甜味后，就放开关着的喉咙大门，咽了下去。

睡梦中，我还在台上唱戏，我就是那个主角，是大家小姐，众多丫鬟中，独喜玲儿，她懂我的喜怒哀乐，一棵飘着稻香清香的稻草杆上长满了红通通的冰糖葫芦，变魔法似的长在在我家花园里，无论什么时候想吃顺手摘几颗就可以了。我保持着大小姐的优雅，可还是健步疾飞到稻草杆跟前，突然一个趔趄栽倒……一片雪白的世界，几乎接近了木格子窗户，我的心隐隐作痛，“我要吃冰糖葫芦……我要吃冰糖葫芦……”母亲每次听到我睡醒后的恳求，都是紧张的，知道要和我来几个回合的鏖战了。但她这次做好了断我念想的准备，因为她一直不搭理我，竟然端着一碗热水烫过的红柿子过来了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毛刺竖起在炕上滚来滚去，母亲缓缓地说：“我娃先吃一口热乎的柿子，明年开春了，去山外你姨家，给你弄一麻袋毛榉树，叫你姨给我娃做冰糖葫芦。”我一下子从炕上站起来：“真的吗？那你到时候可一定要去哩哦！”

正在这时，父亲从外面领回来一个和我年龄大小差不多的男孩，看他眼珠子大大的骨碌碌转，一副要争抢什么东西的样子，我就紧张了。“爸爸，这是谁家的小孩？”母亲烧火做饭去了，有肉炒芹菜呢，还有猪耳朵呢，平时的酸菜也变成了油炒蒜苗的咸菜，太纳闷了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好衣服，就伸手去抓肉，差一点弄翻了菜盘子，可还是被这个男孩抢了先，我的心都快炸了。等哥哥、姐姐放学，父亲母亲给我们开会了，让我们都要让着这个男孩阿辰，吃肉不准抢，吃瓜子和糖不准抢，抢了他们会打屁股的。原来阿辰的母亲跑了，他的父亲成天喝酒成了疯子，自家的亲戚没一个人管阿辰。父亲上学时和他父亲在一个班，又村子连着村子，就把阿辰带到我家过年了。在农村无缘无故逃离家庭的女人，会被谴责几辈子的，可是阿辰的母亲，却没有人说什么，一个女人竭尽全力为家庭付出了全部，可是男人却整天烂醉如泥，回家天天打老婆，女人那是逃命呀！

一代人又一代人，一个群体又一个群体都在寻找好好活着的坐标。炸爆米花的大炮机咕咚咕咚地闲置一隅，曝出白花花的豆浆的大磨盘像一段被静置的岁月，寂寂于尘埃。阿辰和众多没有娘亲的孩子一样，小时候就是大家眼中的野孩子、混世魔王，可是到了十几岁心灵苏醒后，他大哭了一场。曾经的日子是屈辱，也是耻辱，是深扎在心里的刺，已然拔不去，只能自己种上一片蓬蓬勃勃的绿荫。初中时期的阿辰不仅各科成绩优异，还参加了奥林匹克、作文大赛，区上领导给颁过奖，也和他握过手。初中毕业保送到市级重点高中，给他代过课的老师都实实在在地鼓励他：“阿辰，你不要担心没学费，只要你好好上学，学费我给你想办法！”从此，阿辰展翅腾飞在抵达梦想的天空，不知疲倦。北京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回到家，他看着已经变成白色的碎纸屑粘在裂开的土墙缝里，像在春风里挣扎起飞，他小心地用手撕开，送它们飞向天涯也即天空，而后贴在自己写的红色对联：昨日之日激我起，来日之日兴家强。横批：春意盎然。过年是一种时间景象的更替，一种人事际的更替，一种世代观念的更替，更是人通过双手和才智创造的更替。

雪花星星点点飘落，一抹月亮的圆晕在东边的山头染开来，我的耳边响起久违的歌谣——月亮光光，把牛吆到梁上，梁上没草，把牛吆到沟边，沟边响雷，把牛吓得跑回……

“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……”当我打着节拍，跟着孩子哼唱这首经典儿歌的时候，脑海里不由浮现出往日的情景——炎炎夏日，外婆在老家的屋场上哄我入睡。那时我还不到五岁，躺在外婆怀里，眺望被星月点亮的夜空，充满了好奇。记得外婆给我讲，每个人都会老，死后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。等到外婆老了，也会变成星星到天上去，陪着你慢慢长大。那次我伤心地哭了，不想让外婆死去，因为我能感觉到那些星星离我很远很远。这是我对浩瀚太空的第一印象。

我慢慢地长大，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开始读一些插画书。女娲补天、夸父逐日、嫦娥奔月、牛郎织女的神话让我感觉天上又是另一番人间烟火，我好想去身临其境，一探究竟。从此，我开始关注认知太空，了解到我国1970年就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，历经不懈努力，1999年又成功发射与回收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“神舟一号”，紧随其后的神舟二、三、四号飞船相继成功发射，2003年10月15日迎来第一艘载人飞船“神舟五号”发射升空，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。看着太空中的杨利伟挥舞着国旗的瞬间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涌上心头，让我深切地体会到“飞天”是无数中华儿女“心至苍穹外，目尽星河远”的追求和向往，承载着中华民族遨游太空的千年梦想。要实现这个梦想，离不开科技的创新，离不开国人的钻研，更离不开祖国的日益强大。几十年来，新中国一步一个脚印，从“站起来”“富起来”到“强起来”，带领中华民族同心共圆飞天梦。

星空浩瀚无比，探索永无止境。继“神舟”系列飞船载人往返太空、踏出飞天之路以来，“嫦娥”探月工程让中国人“上九天揽月”有了成真的可能，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让中国航天更好服务全球、造福人类。特别是2021年6月17日，航天员聂海胜、刘伯明、汤洪波首批入驻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，标志着我们入住“天宫”日子已不再遥远。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国度，我只想只要怀揣伟大梦想，不驰空想、不骛虚声，扎扎实实做好手中的工作，不断学习科技，掌握本领。终有一天，普通人将开启太空旅程——游九霄、宿“天宫”，星辰触手可及、玄景美不胜收……

仰望星空 梦想起航

周焯明

小城早春

玉禾

农历正月初，金凤山顶的积雪还没有完全消融，小城的春天就踏着轻盈的脚步，悄悄地走来了。

丹河上的迎春花儿，探头探脑，先开一朵，再开一朵，把那一抹鲜艳的鹅黄色，慢慢地铺展开来，在温暖的阳光下，明晃晃地耀着路人的眼睛。“高楼晓见一花开，便觉春光四面来”，这些不起眼的花儿就这么轻轻地打开了春天的门，让早春的气息夹杂在末冬的寒意料峭里扑面而来。

莲湖公园老城墙角的几株桃树，刚立春不久就羞红了脸，当一缕掠过湖面的春风，转过弯儿亲吻了一下她们的脸颊，那些粉红色的花瓣就悠悠地舒展开来，散发着丝丝香气，一只小蜜蜂飞来了，一只斑斓的蝴蝶飞来了，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也将要跟着来了。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我常常在想，谁会在这几株早早开花的桃树下留恋驻足？谁会与她擦肩而过，撞落一地的花瓣？又会有谁留下动人的诗句？在小城的早

春里，在这个容易萌动情思的季节。

丹江公园健身步道边上的柳树也是个急性子，早早地把那似有若无、如梦如幻的嫩绿，做成一袭高贵的裙裳裹在身上，站成一排排寂寞而骄傲的姿势，安静地聆听路过的文人骚客吟诵一段婉约的诗词——庭院深深深几许，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；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柳树也是多情的物件，把春天的讯息早早捎来，然后一天天加深着颜色，从嫩绿到深绿，等待燕子的呢喃，等待二月春风的裁剪，等待邂逅一场绚丽多彩的春天。

天气还未完全转暖，江滨大道樱花树的枝条上，缀着星星点点深红色的幼蕾，一场盛大的、一直会开到茶藤的花事，还在酝酿当中。但每每路过他们的身旁，总能嗅到蠢蠢欲动的季节的气息。沉睡了近一年的樱花树，接受了整整一个冬天白雪的滋养，蓄势待发，隆重地许诺着一个张扬的、肆无忌惮的春天。也许，明天晨练的你，就能看到那一树树盛开着的花，看到她们毫不掩饰

地把美丽招摇在这个热闹的季节里。

仙娥湖的一汪碧水，早早地被着急而来的春天着了颜色，绿莹莹、清凌凌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当湖水渐渐温暖起来的时候，湖面的野鸭和停泊于浅水区的白鹭也多了起来，它们或追逐嬉戏，或曲颈小憩，增添了许多盎然情趣，让早春的画面更加灵动和悠然。此时，你着一身长裙或布衫，泛一叶扁舟，煮一壶清茶，或独处，或邀友人一起聊天观景，时光便在初春的季节里慢了下来，尽是惬意和幸福。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。小城勤劳朴实的人儿在春天刚来临的时候就谋划着新年的幸福。城郊的菜地里早有农民伯伯在侍弄；春节还未过完，街道边、公园里、道路旁处处可见小商小贩们摆摊守候的身影，他们为烟火人生不停歇地忙碌。小城爱美的青年男女，早早脱下了厚重的羽绒服和棉衣，换上了轻盈的春装，笑容灿烂，朝气蓬勃，他们行走在小城里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年轻的他们如一束束光，让这座古

老而现代的小城充满着生机与活力。孩子们是春天里最不安分的小精灵，父母还不敢过早地为他们褪去棉衣，但渐暖的气候让他们的心红扑扑、粉嫩嫩。他们是等着出笼的鸟儿，过不了多久，绿色的草地上就有他们奔跑的身影，湛蓝的天空上就有他们放飞的纸鸢，盛开的花朵旁就有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脸。他们在与春天一同成长，与更替的季节一起赛跑。

小城的早春，含蓄、婉约、美丽，也充满着生长的希望，她如同陌上的小姑娘，舒展着柔嫩的腰肢，婷婷袅袅地向我们走来。当一场一场春雨滋润之后，她就会长成更加葱茏华丽的模样……



商洛山

(总第 2293 期)

刊头摄影 顾克杰

偷得浮生半日闲

党卫利

辛丑年冬月，北上古都长安看望小女，小住数日，旧友相约探访陈忠实先生故居。后疫情时代加上人到中年，各种焦虑，半点不由人。奔波忙碌之余，偶尔把自己放逐于山水间，让心灵从浮躁归于安宁，何乐而不为。陈老是我尊敬的作家，拜谒《白鹿原》的原创地，我求之不得，欣然应邀。

一日午后，古城长安难得的一个晴朗天气。朋友与我一路向东，过卢河，沿滋水，车子缓缓行驶在灞水河边。冬日的郊外，山河辽阔。滋水潺潺向西流，远远望去，如绸似带；河面上，不时有白鹭、鸿雁等水鸟倏忽掠过，时而高亢，时而低沉。阳光透过车窗洒在身上，虽不热烈，却也温暖。

路上，朋友就给我说起，听村里人讲，陈老故居平时不一定有人。自陈老走后，房子交由其弟帮忙照料，偶有文友或者慕名参观的，要提前告知。我们自然不便叨扰，希望今天能有幸近观瞻。探访心切，总感觉走了很长的路，一个劲地问朋友是不是找不到了。终于，车子在马路边一处开阔地停了下来，下车凝望，一块写有“陈忠实故居”的牌子

迎面而立。陈忠实老先生也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“枕上书”《白鹿原》。

眼前，一个占地四五分的农家小院，红砖青瓦，灰墙朱门，安静中略显几分破败，这才又飞回竹林，放心地觅食去了。

门口两侧，站立着两只神兽石雕，勇士般守护着此地的安宁祥和。左右各栽种着一小片竹林，虽是隆冬时节，竹子依然茂密挺拔，郁郁葱葱。林下几只麻雀正在土里啄食，闻得脚步声，惊恐地四下飞起，忽而又落在院墙上，瞪大眼睛注视着，或许是感觉到我们并无恶意，这才又飞回竹林，放心地觅食去了。

门前一株法国梧桐，树身一人合抱不拢，硕大的树冠约有一丈多高，枝干繁茂，宛如一把巨伞，遮挡了整个小院。枝头大部分树叶已经飘落，只留些许黄叶，倔强地屹立寒冬。

小院门前不远处，有一小广场，健身器材一应俱全。一位老者手里牵着一五六岁的小姑娘，神定气闲，不紧不慢，看样子像爷孙俩。小女孩一边拽着爷爷的手，一边低头左脚踢右脚，样子甚是调皮。远远地就听到她稚嫩的声音：“杨柳列岸风香透，鹿原峙左，骊山居右，夹得一线瘦……”

天哪，她这是在背诗！正想逗她，随便讨教一下是什么诗，她倒是害羞地跑一边去了。

转过身，看到广场的西面，立有一幅巨画，是依照《白鹿原》里白家门楼陈设而画，形象传神，上面的四个大字“耕读传家”在冬日的暖阳下熠熠生辉。画的南侧，一块约两米长、一米宽的黑木板上，白色广告漆毛笔字写着陈忠实先生的首词作。

我暗笑自己的无知和愚钝，居然读不懂其中深意。

西蒋村全村不足百户人家，东西走向，中间一条路，曰“忠实路”，想必是为纪念陈老而命名。两旁民宅，都是地道的关中建筑，古朴恢宏。虽无阡陌交通，时闻鸡犬之声，老人慈祥，孩童可爱，所到之处，笑语相迎。

此情此景，我忽然有一种置身世外桃源的感觉，思绪也被引入《白鹿原》中，仿佛看到白家祠堂；族长白嘉轩正带领族人，在他们深深热爱的土地上挥洒汗水；我还看到白孝文、鹿兆鹏、白灵等一个个孩童，正在白鹿书院跟随朱先生学习“仁、义、礼、德、孝”……

耕读传家，多么好的修身理念。耕，

指农耕，耕种土地；读，自然是读书，读圣贤书。农耕，是国计民生之命脉；读圣贤书，是理家治国之根本。农耕是生存的基础，读书则能明智，是民族文明和进步的标志。两者结合在一起，才能使一个家庭长久的兴旺发达，如此才是治家之道。正如小说《白鹿原》里，白嘉轩作为白氏家族的族长，他以身作则，一边教导族人精耕细作，勤俭节约，对土地怀着深深的热爱和敬畏；一边又把儿女送到白鹿书院。而朱先生，白鹿原最有文化的人，一生执教于白鹿书院，但却从未脱离农业劳动，他们不就是“耕读并重”思想的忠诚践行者吗？小说里，忠义仁爱的朱先生，当看到白嘉轩不种粮食种罂粟时，亲自用块黑布将当年自己亲手题写，并悬挂于白家门楼“耕读传家”的牌匾蒙上。这些都是“耕读传家”于《白鹿原》这部文学作品的灵魂与精髓。它的影响不只在小说里，更是农耕文明的体现。

落日西沉，暮色渐浓，到回程回家的时候了。身后白鹿原渐渐行渐远，西蒋村亦消失在苍茫的余晖之中。

斯人已逝，精神永存，陈老留给后世的影响，并不仅仅只是一部传世之作。